

## Gathering with Ancestral Spirits under the Big Streamer : On the Ambiguity of Vietnamese Ngai' s Hakka Identity through Their Religious Rituals<Special Theme : The Re-shaping and Non-shaping of Hakka Ethnicity : Perspectives from Anthropology>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3-04-04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呉, 雲霞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10030">https://doi.org/10.15021/00010030</a>

## 在大幡下與祖靈相聚

——從越南艾人的宗教儀式看客家身份之不確定性——

吳 雲 霞\*

Gathering with Ancestral Spirits under the Big Streamer:  
On the Ambiguity of Vietnamese Ngai's Hakka Identity through  
Their Religious Rituals

Yunxia Wu

曾經居住在越南東北部海寧省的艾人（農族華人），其祖先來自現在中國廣西境內的欽州廉州地區。在 20 世紀艾人經歷過多次遷移，他們在越南南部、中國東南部、歐洲、美洲、澳洲都留有足跡。艾人為了適應新的處境，必須不斷重構自己的身份。1989 年當越南南部華人會館恢復運行時，艾人（農族華人）以欽廉客家的身份加入了位於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組織崇正會館。現如今在越南南部「打大幡」儀式已經被當作是艾人的特有風俗，表現出欽廉客家與廣東客家的差異。這樣的儀式表演強化了艾人移民與故鄉之間持續不斷的連結，同時，艾人建立不久的客家認同感卻逐漸淡化了。通過對越南南部艾人的「打大幡」儀式的個案研究，本文著重探討越南艾人在客家認同的建構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

The Ngai, who are also known as the ethnic Nung-Chinese, once inhabited the Hai Ninh province in Northeast Vietnam. They originated from the Qin Zhou-Lian Zhou area, which now belongs to Guangxi, China.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the Ngai migrated and dispersed throughout Southern Vietnam, Southeast China,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They were forced to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to adapt to new situation. Following the restoration of Chinese diaspora organizations in 1989, the Ngai (Nung-Chinese) participated in the Tsung Tsin General Association, as part of the Hakka organization from Qin Zhou-Lian Zhou. This Association is the Head Office of the Hakka Organization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Currently, in southern

---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 (Lancaster University)

**Key Words** : Vietnam, the Ngai, Da Fan Ritual, Hakka identity, ambiguity

**キーワード** : 越南, 艾人, 打大幡, 客家身份認同, 模糊性

Vietnam, the Da-fan (Big Streamer) Salvation Ritual is regarded as a special ethnic Ngai custom show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gai and Guangdong Hakka. The sustain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gai migrants and their homeland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se ritual performances, while the Ngai's short-term identification as the Hakka has wither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Da-fan Salvation Ritual organized by ethnic Ngai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Ngai's construction of their Hakka Identity.

ヌンの華人として知られるンガイ人は、かつてベトナム北東部の海寧省に住んでいた。彼らは今でいう中国広西チワン族自治区の欽州－廉州地域をルーツとしている。ンガイ人は 20 世紀にベトナム南部、中国東南部、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オーストラリアへと移住し拡散していくなかで、自身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再構築していった。1989 年に華人ディアスポラの組織が復興すると、ンガイ人（ヌンの華人）は、欽州－廉州地域出身の客家としてベトナム崇正總會（ホーチミン市にある客家団体の本部）に参加した。ベトナム南部では、「打大幡」（打齋）の儀礼がンガイ人という集団に特徴的な慣習であると社会的に認識されており、それが広西出身のンガイ人と広東出身客家を区別するエスニック・マーカーとなってきた。ただし、ンガイ人自身にとって、その儀礼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は、移民と故郷にいるンガイ人たちの継続的なつながりを強めてきた一方で、客家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表出する場とはなっていない。本論文は、ホーチミン市で催される「打大幡」儀礼の事例を通して、ンガイ人による客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構築の不安定さを論じる。

1 序文	3.2 艾人超度儀式的跨時空延續性
2 移居與適應——越南艾人客家身份建構的歷史背景	3.3 「打大幡」儀式內容與客家地區的相似性
2.1 海寧農族自治區時期艾人的族群認同	4 儀式、族譜與媒體——建構中的客家身份
2.2 護國觀音廟與越南艾人共同體建構	4.1 「打大幡」儀式與跨族群影響力
2.3 加入崇正會與越南艾人的客家身份建構	4.2 族譜記憶再建構的客家身份
3 「打大幡」的儀式空間與神靈系統——艾人傳統的客家建構	4.3 主流媒體推動的客家身份
3.1 「打大幡」儀式的空間佈局和時間安排	5 結語——艾人客家身份的不確定性

## 1 序文

筆者從 2013 年開始採用多點民族志方法，在越南南部、北部，以及中國廣州的花都華僑農場尋訪說涯（艾）話的華人<sup>1)</sup>。研究顯示，現在越南南部的客家群體包含了從廣東經海路到達的客家移民，也包含了 1950 年代從越南北部進入南部的廣西籍客家（河合·吳 2014 b）。廣西籍客家是一群自稱為說涯（艾）話的華人，儘管已經永久性離開了越南北部，他們對於中越邊境的祖籍地和宗教信仰傳統保持著明確的記憶（河合·吳 2014 a）。

根據 1885 年中法兩國簽署的『天津條約』，海寧省從中國劃歸越南境內，原來居住在此地的以農業為生計的中國人就逐漸變成了越南法屬時期的“海寧農”，就是海寧地區漢族務農居民的泛稱，他們也被稱為「儂族華人」。因為他們稱呼自己是「講艾話的人」，也被稱為「艾人」。將越南南部的艾人確定為「廣西籍客家」從歷史上看也是一個不精確的說法：「艾人的祖籍地欽廉地區」指的是清末民國時期設立的「欽廉道」所管轄的四個縣：欽縣、合浦縣、靈山縣、防城縣（參見圖 1）。雖然這四個縣現在歸屬在中國廣西境內，但是在 1950 年代之前屬於廣東管轄，因此在艾人從越南北部遷移至南部的時候，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祖籍地在廣東。此外，艾人的客家身份是在 1990 年代才逐漸確立的，從個人來說他們至今對自己的客家身份還不太清晰。至於依然居住在中國境內的艾人，根據河合洋尚 2014 年在廣西南部的田野調



圖 1 中國清末民初時期的欽廉道地圖（筆者作成）

查，儘管 1978 年 12 月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廣西在推行客家文化政策，依然有相當多當地的艾人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河合 2018）。從時間上推斷，他認為在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移居越南的艾人如果没有作为客家人的自我意识是相当自然的現象。

目前越南艾人主要居住在胡志明市及其附近的省份，由於在十九世紀中葉就開始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這裏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呈現出多元文化特色。許多社區同時擁有教堂、道觀和佛寺，宗教信仰已不能作為判斷族群邊界的單一指標。但是艾人在 1950 年代才移居到越南南部，所到之處他們都建立自己的「護國觀音廟」，尤其在舉行「打大幡」這樣的宗教儀式時被其他華人群體辨認出來。

對於艾人來說「打大幡」只是一個流傳已久的傳統宗教儀式，與客家概念無關，越南的艾人把「打大幡」看作是全村人一起合辦的大活動。同樣的「打大幡」儀式，在中國大陸最近十年被認定為是客家文化的特色。「打大幡」實際上是 1949 年之前活躍在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海南等華南地區的「大幡醮儀」。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大幡醮儀」被認為是迷信活動在中國大陸被完全禁止，直至 2012 年和 2013 年廣西玉林市博白縣才重新出現。但是在最近十年間，中國大陸的「大幡醮儀」可以重新開始舉行，而且被認定為道教儀式，最特別的是，這個儀式已經成為「客家的特色」。廣西客家研究學者劉道超認為這是典型的客家文化遺產（劉 2015）；廣東的客家文化研究者鍾晉蘭在「客家祖地」福建省寧化縣做了長達六年時間的田野調查，其研究對象是當地普庵教的宗教儀式，她認為普庵教與道教和法教（也就是巫教，閩山教）之間的來源非常密切（鍾 2017: 37），我在 2018 年看到的「打大幡」與鍾晉蘭研究發現的普庵教在神靈體系中有重合的部分。

2018 年筆者經過茶園護國觀音廟的介紹，在胡志明市觀摩了代表艾人民俗特色的「打大幡」儀式。本文將圍繞這場大型超度儀式，結合 2013 年、2014 年田野調查發現的艾人超度儀式，參考客家學、民俗學、宗教學的成果，嘗試去分析這一傳統宗教儀式的內涵及其與艾人建構的客家身份之間的相互關係。

## 2 移居與適應——越南艾人客家身份建構的歷史背景

### 2.1 海寧農族自治區時期艾人的族群認同

艾人大規模出現在越南南部是 1954 年的有組織群體遷移。日內瓦會議後，越南

南北分治，在越南出現了華人從越南北部向南部遷移的現象，移居人數估計有 4 萬（佔當時北方華人總數的 45%）（劉·于 1993）。這些南遷的華人中包括越南北部海寧省的農族（艾人），他們從祖輩長期定居的海寧省出發，在海防港乘法國軍隊提供的船撤離到越南南部（他們在海上的移動路線可參見圖 2），因此他們也被越南南部的華人稱為「海防人」（葉 2013），而他們更願意稱呼自己是「海寧人」。

有關 1954 年之前農族華人（艾人）族群意識的資料散見於農族軍人知識分子的回憶錄，以及美國學者對越南難民的研究。居住在中越邊境的農族華人曾經在日本佔領越南北部期間協助法國軍隊而獲得戰功，因此法國殖民政府 1945 年允許成立「海寧農族自治區」，1954 年伴隨自治區軍民撤退到越南南部，「海寧農族自治區」在越南北部消失。根據農族退役軍人協會的記錄，當時佔農族自治區總人口 72% 的是農族，農族並非是單一的族群，而是由陸續到達那裡，經歷了資源爭奪與衝突之後逐漸和諧相處的涯（艾）族、山由族（說廣東話）、客家等族群共同構成（Tran 2013: 42）<sup>2)</sup>，顯示了中越邊境地區多族群混居的特點。

根據 Nhi Quynh Luong 對美國越南難民的調查，越南北部的華人主要來自原屬於廣東沿海地帶的北海、合浦附近地區<sup>3)</sup>。原來的海寧省已經在 1963 年與附近的地區合併為「廣寧省」，華人在越南北部主要從事捕魚、煤礦、陶瓷等行業，而廣寧省的客家話民系幾乎都是從事水稻種植的農民（Luong 1988: 27）。根據 2013 年、2014 年筆者在胡志明市與廣州花都華僑農場對艾人的訪談調查，1954 年前的海寧省，除了農業生產，許多艾人在法國殖民軍隊服役，據說會說艾話的人就可以從芒街的海關自由出入越南邊境。此外，在海寧省每個村落都有一座觀音廟，每個月，村民在農曆初一和十五去觀音廟朝拜；每一年，村民在年初去祈福，在年尾去還願（Tran 2013: 9）。農族華人（艾人）非常重視教育，有經濟能力的社會菁英樂於幫助社區辦學校。1945 年至 1954 年農族軍官黃亞生在海寧省農族自治區建立了農族學校，引進新式教育，男女可以同校學習，而且教中文和法語，成為農族華人的美好回憶。艾人稱呼自己是「講艾話的」人，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在海寧省居住又會講艾話的人很可能就是艾人的基本構成要素。農族華人（艾人）在村落共同體生活實踐中團結協作，建廟宇、建學校，全村人一起長途遷移到越南南部之後，也能夠很快在新的地方又建立起熟悉的社區共同體，可以推測他們在海寧省自治區時代，農族華人已經超越了廣府話、客家話、涯（艾）話的族群邊界，強調的是團結作戰守護社區共同體。因為當地的軍人通常是欽廉人的後代，欽廉方言（艾話）格外受到尊重，



圖 2 1954 年艾人在越南境內從北向南移居路線（筆者作成）

儘管現代語言學把艾話當作是客家方言的變體，但是在 1954 年之前的艾人並不強調客家身份。



## 2.2 護國觀音廟與越南艾人共同體建構

同奈省毗鄰胡志明市，現在居住著不少艾人，他們的社區標誌是護國觀音廟。筆者訪談過同奈省展鵬縣清平護國觀音廟的理事何深華先生，他是1980年代出生的欽廉同鄉會的中青年幹部。據他了解，越南南部的護國觀音廟實際上是觀音廟和伏波廟的合體，此處的「伏波」是指東漢時代擊敗“越南二徵夫人起義”的被朝廷封為「伏波將軍」的馬援。農族軍民遷移到越南南部以後，最初的計畫是恢復觀音廟和伏波廟，考慮到越南人不一定能接納歷史上打敗越南人的伏波將軍，就把伏波信仰「隱藏」在護國觀音廟。通常他們在護國觀音廟供奉伏波將軍，卻不寫明他的名字，信眾只知道是「將軍」。或者，把伏波將軍和案首公公合併在一起供奉，案首公公是在欽州最早建立伏波將軍廟的人。

越南南部最早的護國觀音廟在平順省潼毛縣，因為那是艾人在越南南方最初聚居的地點。據何深華先生介紹，現在南部所有的護國觀音廟都是模仿潼毛護國觀音廟的樣式建造的。每年農曆二月十九日潼毛護國觀音廟都會慶祝「觀音誕」，邀請同奈省、胡志明市和海外的欽廉同鄉會參加慶典。海內外欽廉同鄉會和個人積極贊助，在公布經費來源時會直接顯示美元、英鎊、加幣、越幣的數額。主要的經費支出包括：祭拜神靈的金豬、大香和鮮花水果；聘請表演團隊裝扮成「八仙」來給觀音菩薩祝壽；請道公師父書寫、讀誦給神靈的疏文。每次活動結束之後，多餘的錢款轉化成善款，捐贈給海寧潼毛老人院。

廟宇的香火錢用來辦教育，是越南艾人的社區傳統。從越南北方移居到越南南方之後，所到之處，艾人都會聚集人力物力建立護國觀音廟，觀音廟的香火錢用於華文學校的開支，解決艾人子弟的教育問題，此外還在社區內建立養老院。「海寧」不僅是一個越南歷史上的地名，而且海寧省象徵著曾經輝煌的族群歷史。越南北部的海寧省曾經是多族群混居的中越邊界地區，熟悉當地環境的農族華人（艾人）在法屬殖民時代利用地緣優勢成為獲得民族自治權利的共同體。最初在南部的據點是平順省潼毛，後來從潼毛逐漸分散到同奈省和胡志明市發展，但是他們還稱呼自己是海寧人，年輕一代會說自己是潼毛的海寧人。

## 2.3 加入崇正會與越南艾人的客家身份建構

越南艾人（農族華人）從1954年就移居到越南南部，但是他們的客家身份正式



確立卻是在 1989 年 5 月。由於艾人在越南北方居住時曾經在法國殖民軍隊服役，在南遷以後直至 1975 年越南統一，依然有艾人在南越政府的軍隊服務的情況，他們與以商業為主的廣東籍客家的生計模式有差異。艾人聚居在以護國觀音廟為信仰中心的社區，與廣東籍客家之間沒有正式的交往。1975 年越南南北統一之後越南南部的民間社團組織全部被解散，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崇正總會也因此停止了所有活動，原來屬於客家幫的醫院、學校都被越南政府收歸國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客家系華人團體之間也不可能公開的交流機會。

1989 年 5 月，越南艾人（農族華人）以欽廉客家同鄉會的身份加入越南客家組織崇正會，他們在胡志明市的欽廉同鄉會辦公地點設在茶園護國觀音廟內。其時代背景是越南政府開啟了「革新政策」以鼓勵經濟發展，為了吸引海外的越南華人回國投資，胡志明市當地政府允許復組後的「崇正總會」恢復運作。由客裔所屬的原籍貫各縣同鄉會一起推薦的 55 位代表組成理事會，在此基礎上選出會長與副會長，理事會每兩年改選一次，可以連任一次。因此，重新啟動的崇正會客家群體由源自大埔、興寧、惠東寶（惠州、東莞、寶安）、梅縣、紫金、揭西、五華、欽廉、清遠、饒平、豐順、花縣的同鄉會構成。儘管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根據台灣學者的訪談調查，胡志明市估算的客裔人口總數大約有 4 至 5 萬（蕭·張 2005）。

越南艾人（農族華人）到達南方四十多年以後才決定成為客家人，對於這樣的特殊現象，根據 2011 年台灣客家學者的田野調查，當時擔任崇正會會長的張仕宗先生的解釋是：因為有南北越之間的戰爭，所以很多客家人藏起來（何·徐 2012）。這裏所說的「藏」起來的客家人，主要指的是在 1989 年加入到崇正會的欽廉同鄉會的艾人，也就是說從張仕宗先生這樣的艾人工商業菁英的角度來看，艾人並非不知道自己的客家身份，但是刻意地隱藏了自己的客家身份。從另一方面看，這也可能是一個比較機智的說法，能夠立刻停止對方不必要的追問。艾人到達越南南部以後，繼續以軍事組織能力著稱，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南越政府的軍隊供職，在 1975 年越南統一之後，有一些職位高的艾人軍官選擇去了美國。考慮後代子孫在越南的生活和發展，艾人選擇在 1989 年以欽廉客家的身份加入到崇正會，相對於從 1954 年到 1989 年他們作為非客家族群的時間，他們擁有客家身份的時間還是比較短。艾人在敘述自己的遷移歷史時有隱藏的歷史事實，這種策略性的隱藏方式類似建立護國觀音廟，把伏波信仰隱藏於觀音信仰的作法。

儘管已經加入了崇正會，但是以廣東籍客家為主的崇正總會認為艾人在信仰方

面與主流的客家華人依然有差別，其中最大的差別是艾人信奉茅山道教，在寺廟供奉的是護國觀音（葉 2013），廣東客家供奉的是天后與觀音，他們的觀音廟更加注重佛教的信仰特色。胡志明市的新富郡茶園護國觀音廟修建於 1972 年，2006 年完成重建，現在是越南華人寺廟辦學的典範（張 2012）。胡志明市廣東籍客家與潮州會館曾經共建關帝廟，後來客家人獨立出來自己建立天后宮，直至 2001 年又在客家公祠旁建成了觀音閣，供奉觀音菩薩，也用作崇正慈善會的辦公地點。研究台灣客家民俗的 Sangren P. Steven 認為客家的觀音崇拜體現了客家人對於官僚模式和等級觀念的厭惡，客家人作為外來者長期以來在社會和經濟方面遭受本地人的歧視，觀音對不同族群平等護佑，符合客家人的內心期待（Sangren 1983）。廣東籍客家與艾人在越南南部最終都選擇了以觀音廟作為在越南實踐其族群信仰的儀式空間，這在很大程度上兼顧了當地越南人的觀音信仰。艾人的護國觀音廟與廣東籍客家觀音廟的差異是除了供奉觀音菩薩之外還崇拜一些與祖籍地欽廉地區有關的神靈，比如伏波將軍和案首公公，而且僑族華人不定期地舉行大規模的「打大幡」儀式（芹澤 2009; 2018）。此外，為了更加契合越南南部的文化，廣東客家和艾人的觀音廟都不約而同地引入了「四面佛」（梵天）的神像。

### 3 「打大幡」的儀式空間與神靈系統——艾人傳統的客家建構

#### 3.1 「打大幡」儀式的空間佈局和時間安排

「打大幡」儀式的起點是豎起高高的幡竹，掛起長長的寫著主要捐資人姓名地址的紅色、黃色布幡，吹起牛角，招請境內的孤魂野鬼來道場接受超度（幡竹與布幡的形狀可以參見照片 2）。在幡竹旁邊建起「五嶽樓」和「城門」表示道場的入口（城門的形狀可以參考照片 1）。從「城門」往裡面走，會看到從右向左併排建起來的三座祭壇：覺皇壇（供奉佛教的三寶佛）；眾祖堂（供奉眾姓祖先）；陽平衙（供奉道教的三清祖師）。參加儀式的艾人（僑族華人）村民把這三個儀式空間簡稱為：文壇、祖堂、武壇。

道公師父在「文壇」誦念佛經，用瑜伽焰口儀式為孤魂施食，招請地藏菩薩和目犍連尊者在地獄超度孤魂；「眾祖堂」是請所有參加者的祖先來這裡接受超度；「道壇」會使用道教的法術，請揚州兵馬（陰兵）來驅邪。「打大幡」儀式的武壇「陽



照片 1 幡場中表示邊界的城門（2019 年 1 月，何深華攝）



照片 2 道公在幡場豎幡竹，掛布幡（2018 年 1 月，吳雲霞攝）

平衡」，指的是中國道教的「天師道」設立的二十四個教區中最重要的教區「陽平治」的法院，由教主張天師主管。天師道的重要儀式文書都需要蓋有張天師的「陽平治都功印」才生效（在越南南部的艾人道公使用的法印可以參見照片 4）。越南同奈省的艾人道公在陽平平衡舉行的儀式內容，與華南地區閩山教的「傳度儀式」一致，

吳 在大幡下與祖靈相聚

經過「傳度儀式」的考核，學習道法的徒弟可以晉升成為道公師父。「打大幡」儀式空間內的陽平衛裡面設置成閩山教的戒壇，擺放著祖師香爐、供品和法器。主要的法器是鈴刀和牛角（艾人道公舉行儀式常用的法器可以參考照片 5）。參加考試的閩



照片 3 幡場中的陽平衛、眾祖堂、覺皇壇（2019 年 1 月，何深華攝）



照片 4 道公在儀式文書中用的法印（2019 年 1 月，何深華攝）



照片 5 道公用的法器：牛角、銅鑼、筭杯、鈴刀（2019 年 1 月，何深華攝）

山派道徒穿著裙子，男扮女裝，左手持鈴刀，發出清脆的鈴聲，右手拿牛角，有時候在手上翻轉牛角，有時候吹響牛角。這一場景與福建省西南部的永福鎮流傳的閩山教傳度儀式的戒壇如出一轍，顯示兩個儀式有共同源頭的是：在永福鎮閩山教儀式中有頒發給傳法弟子的「三天陽平大衛給出建幡傳度功牒」（葉 2012），在越南南部打大幡儀式有頒發給捐資者的「三天陽平大衛給出大番勝醮功勳福憑一軸」。在道教文書中「三天（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代表天師道的天界觀，道教儀式中使用的文書符籙被稱為「三天正法」，由此可以推斷，閩西南的閩山教與越南艾人的釋道教都與道教的天師道有關。

在「打大幡」的場地，還要建起一座「寒霖所」<sup>4)</sup>，供奉面貌醜陋，口吐長舌的「焦面大士」，用來招引孤魂（寒霖所和焦面大士的形象可以參考照片 6）。寒霖所的對聯寫著：「寒裡發衣自此暖溫離苦海，霖中施食從今飽滿出迷途。」這一副對聯表達的是為孤魂提供衣服和食物，免除他們在地獄中經受寒冷和飢餓之苦。根據『瑜珈集要焰口施食儀』（不空 n.d.），焦面大士也稱為「大士爺」，他是觀世音菩薩（觀音大士）的化身（楊 2010）。在「打大幡」儀式的超度環節，焦面大士接引無子女祭祀的孤魂。觀音大士化身為鬼王，把孤魂招請到寒霖所，給他們提供食物和衣服，大家燒紙錢給孤魂，觀音大士帶走孤魂，令村莊平安。

打大幡的費用昂貴，2018 年在胡志明市舉辦的大幡儀式花費約十萬美金。通常是有經濟實力的人先捐資湊齊大部分費用後就確定儀式的時間，並且發出「建醮通





照片 6 幡場中觀音的化身「焦面大士」（2018 年 1 月，吳雲霞攝）

告」，其他人就可以跟隨參加，每個家庭只需支付每個牌位的費用和每天的餐飲費。通常打醮儀式安排在年尾，大家希望憑藉這場法事祈求新年的好運。如果打大幡的法事在臘月做，從農曆八月、九月就要確定名單。道公師父需要足夠的時間準備每個家庭需要的道教儀式文書，在儀式當天加蓋「陽平衙」的印章。「打大幡」也被稱作是「萬人緣」，就是因為有很多人來一起參與做法會的緣故。

「打大幡」儀式主要目的是為了「祝陽超陰」，為自己和家人祈福，為祖先超度。整個儀式過程歷時四天五晚。

第一天：下番（幡），在儀式的場地豎起幡竹，迎接祖先的牌位安放在「眾祖堂」，在「文壇」向佛祖奏請即將舉行的儀式。

第二天：移衙，在「武壇」向道教祖師奏請即將舉行的儀式。

第三天：請軍，道公師父帶領眾人一起抬著「大士爺」朝拜附近的寺廟和神廟，向當地的神靈打招呼，並且，道公師父要招請揚州兵馬。

第四天：上刀山-走火煉，白天建起刀梯，道公師父上刀山，晚上眾人一起過火煉。

第五天：普度與分衣施食，超度孤魂，晚上為孤魂施食，燃燒紙紮的生活用品送給亡魂。



第六天：「打大幡」儀式結束，道公師父送走揚州兵，眾人接祖先的牌位回家供奉。

### 3.2 艾人超度儀式的跨時空延續性

1954–1978 年留在越南北部生活的艾人，淡化「海寧省農族自治區」的歷史，自稱是「講艾話的人」。在 1970 年代末因越南排華政策，他們與同村人一起回到中國後被安排聚居在相同或者相鄰的華僑農場。雖然經歷過越南北部的土地改革和階級鬥爭，艾人村落的緊密聯繫與宗教信仰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2014 年筆者在廣州的花都華僑農場訪談，得知艾人歸僑依然重視生死大事，有人去世都要請道公師父（口頭上有時稱為「南無佬」）來家裡打齋（做法事）。他們認為剛過世的人需要通過打齋儀式提升亡靈的地位，才能把他們的香灰合入祖先的香爐一起供奉。

1954 年移居到越南南部的艾人自稱是「海寧人」，他們在發展過程中在聚集地建立護國觀音廟，保持社區的信仰傳統與節日活動。護國觀音廟最主要的祭祀活動有三個：農曆二月十九的觀音誕；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節；農曆年底的冬至節酬神還福。這些活動都會邀請艾人道公師父來做打醮儀式。1975 年從越南去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發展的艾人，也是一樣在當地建護國觀音廟，在重要的節慶時刻也邀請艾人道公師父去打齋。打齋是艾人（農族華人）最重要的信仰儀式，一兩天時間的小型打齋儀式通常是一個家庭的活動，「打大幡」是社區的群體活動。艾人的道公師父打齋的時候左手持鈴刀，右手拿牛角，男扮女裝，穿著裙子在舞蹈，有時候會吹牛角，帶有巫術和民間道教的特色。從家庭到村落，艾人常常用道教醮儀（法事）對空間進行「清理」。

「打大幡」的儀式專家和參與者也出現跨國流動的情況。1986 年越南提出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回越南探親訪友的華人越來越多。由於艾人道公師父的考核制度極其嚴格，「打大幡」儀式傳統保存得很完善，儀式的超度效果得到華人社會的肯定，因此華人從國外結伴回越南胡志明市請同奈省艾人道公師父舉行「打大幡」的情況越來越多。此外，由於越南艾人的「打大幡」儀式沒有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在過去也從未被禁止過，因而許多越南艾人道公師父被邀請到中國主持「打大幡」儀式，形成了師徒之間的傳承網絡。

### 3.3 「打大幡」儀式內容與客家地區的相似性

廣西的客家研究者劉道超認為「打大幡」是帶有客家特色的民間信仰儀式，他

的理由是這個儀式主要分佈在廣西東南部的客家地區。博白縣電視台宣傳「打大幡」的時候也稱之為「客家的羅天大醮和陽平大醮」（劉 2013）。筆者觀察的 2018 年在胡志明市的「打大幡」儀式，在神靈體系和儀式過程與江西、福建客家地區的民間信仰都有相似之處。

從祈請的神明來看，普庵禪師同時出現在越南艾人和廣西客家的「打大幡」儀式，也出現在江西省、福建省民間的普庵教儀式中。根據主持「打大幡」儀式的道公師父甘先生的說法，同奈省的艾人師父都是「釋道教」弟子，他們的祖師是道教的師祖太上老君和南泉山慈化院的普庵禪師。他說普庵禪師被看作是「過火煉」儀式的老祖，「打大幡」儀式一定要招請普庵禪師來到法事現場，保佑大家順利完成比較危險的「度身」儀式。過火煉就是手捧著亡靈（祖先）的香爐和文書光腳走過一條用燃燒的木炭鋪成的道路，經過煉獄之火的考驗，亡魂可以得到超度，個人也會得到成長進化。道公師父會為每個人準備好『南泉山慈化院給出赴煉超升公牒一道』，據說普庵禪師會用法術請求雪山童子在法會中出現，為炭火降溫。

普庵（1115-1169）禪師本身也是一位亦佛亦道的修行者，他是南宋時期出家修行的僧人，出生地是現在的江西省宜春縣，俗家姓余，名印肅，号普庵，人稱普庵禪師。由於他曾經在江西龍虎山學道，故而被後世尊稱為余真人。流傳在福建省寧化縣的普庵教打醮儀式用『佛說普庵祖師寶誥』招請普庵禪師：「志心歸命禮，普庵明殿，大德真慈。活人歌裡現身，正道頌中成正覺。救迷救苦，作三界之醫王；非色非空，湛一輪之孤月。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南泉萬法教主普庵先天老古佛余真人。（鍾 2017: 236）」從這段稱頌讚揚普庵祖師的文字，可以看到佛教思想中「救迷救苦」的慈悲和「非色非空」的智慧，也可以看到作為道教修行成果的「真人」稱號。此外，可以參考在寧化縣流傳的普庵教儀式文本中的『雪山咒』，理解人們在打大幡儀式過程中「過火煉」時需要祈求的佛教力量的護持：「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化現雪山大聖者，雪岩開雪子，騰空降雪來。六月借霜雪也降，七月借霜雪也飛。雪山童子下羅園，正是降霜下雪時，法水到來潮熱退。急急如律令（鍾 2017: 242）。」

當道教流傳到華南民間社會，強調道公要有降妖除魔的法力，考核方式從道教知識變成了爬刀梯、走火煉。艾人打大幡儀式中也包含了兩位男扮女裝的年輕道公的「上刀山」的傳度儀式，他們在上刀梯之前要斬殺豬牛，表示驅除社區境內的病苦和邪魔，接著兩人各自右手拿著一隻雞在刀梯前跳舞，用刀梯的刀割斷雞頭，用

雞血祭祀「五傷」保護神，主持儀式的道公給這兩位道公的腳底蓋紅色的道教法印之後他們開始攀登刀梯。在閩台、浙南、粵北和贛南等地區的閩山派儀式中師公要打扮成臨水夫人的樣子，頭包紅巾，腰繫紅裙，口吹牛角，手拿寶劍（黃·林 2015）。從艾人道公的男扮女裝的服飾特點來看，艾人的「打大幡」儀式和福建省閩山教都帶有強烈的巫術特色。艾人的故鄉北海地區至今也保留著類似的“渡身”的習俗，就是在念經禮佛的宗教儀式中，在主持人（法師）的帶領下完成過火海上刀山的考驗。此後，他們就獲得族中長老的身份，擁有相當的權威和聲望。廣西客家的迁徙定居地是古代的合浦郡，是古瓠越族群居住地，从北方中原而來的北海客家，保留了古瓠越的歷史文化元素（范 2011b）。

越南艾人的道公師父強調要有茅山道教的「出陰兵」的法術，在「打大幡」儀式的『通告啟事』中可以看到主持和監督儀式的道公被稱為「郎」，根據劉勁峰調查江西和湖南交界地區的道教大幡科儀，黃建興研究的江西南部的普庵教，「郎號」是經過傳度授籙儀式後的高級法名，擁有了「郎號」的法師才能主持兩三晚的大型法事，有資格迎請神靈，接送揚州兵（黃 2013）。艾人道公說起在打大幡儀式中要招請揚州兵，福建閩山教的傳承中調遣「閩山兵馬」，江西省贛南地區的普庵教儀式招請的是揚州兵，雖然具體的名稱略有差異，但是本質上都是用法力請「陰兵」增強儀式效果。

艾人道公師父自稱屬於「釋道教」，在「打大幡」儀式中包含道教和佛教的元素。在儀式中祈請的神靈包括佛教的觀音、釋迦文佛、阿彌陀佛<sup>5)</sup>，還有道教的最高神「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打大幡」儀式中會豎起掛著十幾米長布幡的竹子，這是茅山道士的法事特色，表示人們對平安、長壽、發展、求子的願望；拜阿彌陀佛，唸經超度祖先是佛教的特色。無獨有偶，在客家祖地福建省寧化縣的民間信仰中盛行的普庵教儀式和道教的打醮儀式內容與程序基本類似（鍾 2017: 43）。法國漢學家勞格文教授（John Lagerwey）長期研究中國客家社會的民間道教，他在『道教儀式叢書』的「前言」中指出他主編的這套叢書實際上涵蓋了道教、法教（福建、台灣和廣東等地的閩山教）和佛教（福建和江西的普庵教）三類儀式，而且源自江西佛教寺院的普庵教傳統在具體的民間信仰實踐中包攬了道教、法教、佛教的所有儀式，超越了普通的宗教分類屬性<sup>6)</sup>。

## 4 儀式、族譜與媒體——建構中的客家身份

### 4.1 「打大幡」儀式與跨族群影響力

在同奈省艾人把「打大幡」看作是社區的集體活動，艾人中的知識分子認為這個儀式是保存華人傳統文化的有效形式。根據同奈省展鵬鄉清平護國觀音廟華文學校的廖校長解釋<sup>7)</sup>，「打大幡」的全稱是「大幡勝醮萬人緣會」，是同奈省華人驅災避難的打醮活動。以前經濟困難的時候十年才舉辦一次。現在很多華人都想做善事，只要有足夠的經費，每三年或者五年就舉辦一次，儀式包含了佛教和道教的內容，核心是超度祖先。協助舉辦「打大幡」不僅可以超度祖先，而且也是做善事，越來越多歐美國家的越南華人回越南參加「打大幡」儀式。2018年1月筆者參加的歷時四天五晚的「打大幡」儀式集合了歐美的華人出資者，胡志明市的儀式組織者，同奈省的道公師父，報名參加打大幡的家庭超出了艾人和廣東客家的範圍。

「頭表首」（出資最多的人）是來自美國的廣東籍華人李先生，他和妻子專程回胡志明市就是為了參加「打大幡」儀式超度祖先。李先生1960年代出生在堤岸（Cho Lon），就是位於現在胡志明市第五郡、第六郡的越南境內最大的華人聚集區。他的父母都是廣府人，教導子女只有誠心拜神才能得到神靈保佑。他相信父母說過的「陰陽一體」的道理：祖先在陰間生活很安樂，後代子孫在陽間的生活和發展就會很安樂。他延續家族傳統，在家裡拜祖先、拜觀音、土地神和天神。「打大幡」儀式中，「表首」就是出資較多的參與者，他們也是所有參與者的代表，每天必須在現場參與儀式的全過程。頭表首抱著共同祖先的牌位走過用凳子搭起來的長橋，在眾人的扶持下一步一步走到眾祖堂，把共同祖先的牌位安放在眾祖堂神龕的中央。在普度儀式的晚上，頭表首也要抱著社區共同祖先的牌位光腳走過燃燒著炭火的火煉之路。

「打大幡」儀式原來主要是在艾人內部舉行，場地通常安排在艾人建立的護國觀音廟，在胡志明市隨著越來越多華人也想參加儀式，就開始在護國觀音廟以外租用空地舉行儀式。除了廣府華人，這次來參加「打大幡」的還有潮州人。儀式參與者雖然不太理解「打大幡」的具體內涵，但是他們相信超度祖先一定會給個人和家庭的發展帶來幫助。這次「打大幡」安排在距離胡志明市護國觀音廟車程約十公里的平新郡，這裏原來是胡志明市附近的鄉村，在2003年劃歸為胡志明市的一個郡。這

裏比市中心更合適舉辦「打大幡」儀式，艾人的打齋儀式都有熱鬧的特點，道公在儀式中吹起牛角和舞動刀鈴，一邊舞蹈一邊拜神，旁邊有敲擊銅鑼的伴奏。「打大幡」儀式中包含爬刀梯、走火煉、殺豬牛和割雞頭的驚險血腥的場面，會有令人震撼的感覺。平時會有許多人來圍觀，在現場也鼓勵大家參加走火煉。夜晚表演破除地獄的戲劇，在燭光下為孤魂施食，為祖先燃燒紙製的房子和日用品，場面莊嚴而感人。

在十七世紀之前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屬於柬埔寨王國，當地的柬埔寨人被越南人稱作高棉人 (Khmer people)，現在高棉人是越南五十四個民族之一。1611 年-1698 年之間出現移民潮，大量越南人 (Viet people)、華人 (Hoa people)、占婆人 (Champa people) 陸續到這裏開墾居住。初到越南南部的越南人與當地高棉人經常發生衝突，他們一方面祈求華人的神明關帝、天后保佑平安；一方面也希望被高棉人當作是華人而避免被襲擊，因此他們也建立廟宇供奉華人的神明。因為這樣的歷史原因，越南南部的越南人也熱衷參加華人的宗教活動，也支持以超度祖先和祝福社區為目的的「打大幡」儀式。

#### 4.2 族譜記憶再建構的客家身份

艾人的「打大幡」儀式，在超度祖先的同時，也在追憶曾經的族群遷移史，不斷強化的集體記憶增強了艾人族群內部的凝聚力。作為個體的艾人在向南部遷移的過程中體驗到動盪而艱苦的生活。「打大幡」的儀式過程，令他們不由自主地分享自己的離鄉故事。劉先生 75 歲，出生在越南北部海寧省，現在居住在胡志明市，他參加「打大幡」儀式超度他的大哥。1954 年他與父母從海寧省抵達平順省潼毛縣，然後再轉到胡志明市發展。1975 年越南南北統一後，他寫信給當時在中國的大哥告知近況，大哥立刻要來胡志明市探親，他在越南北方被當作間諜抓捕，在 1976 年被執行槍決。劉先生希望道公師父能招請大哥的靈魂，他想把哥哥的牌位和香爐帶回家供奉。有一位大約 60 歲左右的林先生，他參加「打大幡」是想超度在戰場犧牲的父親。有些艾人在海寧省為法國軍隊效力，在越南南部也曾經為南方政府的軍隊服役，考慮到後代的發展前途，平時親人之間很少提及在戰場去世的艾族軍人。「打大幡」儀式中「過火煉」之前排隊領取亡靈牌位和香爐的時候，林先生向筆者說起父親在海寧農族自治區的職位很高，以前家境很好，回顧家族命運的轉變，可以安慰他在現實人生中遇到的困境。有一位容女士，大約五十多歲，也是居住在胡志明市的艾



人，對她來說，「打大幡」最大的意義是與神靈和祖先溝通。用她的話說，「人如果肚子餓了就需要補充食物，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不順利的事情就要去請求祖先和神靈的指導，這樣才能度過難關」。

在廣西客家地區，尋根問祖與宗族祭祀也是推廣客家文化的一種方式。客家歷史研究者范翔宇從廣西客家人現存的族譜推演廣西客家民系的遷移路線（范2011a）。例如蘇姓客家原籍為福建福州，宋代遷至廣東省廉州府，明代進入廣西地區；陳姓客家的祖先從江西移居到福建，再遷到廣東，明代時搬到廉州，再西行遷到欽州；石姓客家在元末明初由廣東惠州搬到廣東北部的南雄，後來南遷至廣州，又西行定居到合浦、北海、欽州、防城。他認為廣西客家的形成經過漫長的從中原向南遷移的歷史，在合浦地區形成了主要的居住點。由於水上交通的便利，客家人從合浦地區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往周邊地區和東南亞繼續流動，形成第二次遷徙。

1990年代開始艾人也常常去廣西探詢宗族來源，給祖先掃墓。相對於祖籍廣東、福建、海南的華人，1954年之前居住在越南北部的華人與祖籍地之間的流動非常便利。筆者發現艾人以回廣西找尋到宗族和祖先的墳墓感到自豪，他們普遍保留族譜，記錄著祖先的來源，這是他們所堅信的「真實」。前文提到的同奈省的何深華和他的同齡人都很熟悉自己的族譜。何深華的祖籍在防城港東興市，族譜表明他的先祖來自廣西博白縣，他回去祭祖以後又帶回了2009年廣西防城港市出版的『何氏族譜』。根據這本族譜：廣西何姓客家人都祀奉同一個祖先：唐代由中原進入福建的何太郎。他的後裔從福建遷移到江西、廣東、廣西、海南等地，而且這些族人仍然講客家方言。何深華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他的祖籍地廣西防城港東興市居住著很多客家人；第二，何氏族譜記載何姓祖先是客家人。他表述自己的身份是第三代越南華人，祖籍地東興市以前屬於廣東，現在屬於廣西，他的家庭講涯（艾）話也講白話，他是一個客家人。

### 4.3 主流媒體推動的客家身份

筆者訪談的另一位1980年代出生的儂族華人陳澤民，祖籍合浦，即現在的廣西北海。他認為在越南南部居住的艾人的信仰儀式和日常生活保留了中國宋朝以來的文化。他提及梅菜扣肉和沙薑雞的作法，他的母語艾話，還有「打大幡」的儀式，普遍存在於華南地區，都屬於廣東「下四府」的傳統<sup>8)</sup>，而不是客家人獨有的特色。他關注中國媒體，發現「打大幡」儀式在廣東湛江、茂名和廣西的博白都有保存。



他知道每年越南南部同奈省的道公師父都受到邀請去廣西防城港的東興市做「打大幡」的儀式。

根據中國『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規劃，「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中國計畫建立10個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對非物質和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豐富、較為集中的區域實施整體性保護。根據這個文件精神，中國文化部於2010年、2013年和2017年在梅州、贛南、閩西設立了國家級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儘管廣西是中國第四大客家省份，但是廣西沒有純客家人口縣市，因此未能建立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但是廣西政府支持北海市獲得2011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舉辦權，也因此推動了對廣西境內客家文化的關注和宣傳。

廣西博白電視台在2018年1月播放的『白州和韻』節目中報導了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5日在當地舉行的「斬大幡」客家民俗活動<sup>9)</sup>。在這個節目中，「斬大幡」被稱作是驅災避難的打醮活動，是客家人的傳統文化。從1949–1979年之間打大幡這類民間信仰的儀式在中國境內被禁止，直到1990年之後才開始逐漸恢復，旅居越南南部的艾人道公對儀式傳統的保存和傳播都起了關鍵作用。

2014年1月廣西衛視制作播出了名為『樂善好施——張仕宗』的紀錄片，在節目中稱讚他是「客家人的後代」，強調「他的祖籍是防城港，他參與創辦的胡文強華文學校的學生都是廣西同鄉的子女，而且他負責重建了胡志明市最大的觀音廟」。在這個紀錄片中，張仕宗先生作為一個企業家和欽廉同鄉會的負責人，他自己的族群認同是廣西客家，也常常去廣西參加客家懇親會交流。同時，為了重建胡志明市茶園護國觀音廟募款，他與海外的欽廉同鄉保持聯絡，客家認同感已成為一種全球互動交流的基礎。根據筆者在胡志明市茶園觀音廟的訪談，年長的較少機會回廣西交流的艾人更加願意稱呼自己是海寧人。從某種程度來說，艾人的客家身份也是伴隨著廣西僑鄉的客家文化熱而逐漸發展建構的廣西客家觀念。

根據芹澤知広從1990年代開始對農族華人的追蹤調查，農族華人的廟宇崇拜觀音和中越邊界的神靈，例如伏波將軍、案首公公，以及與戰爭武器有關的福炮爺爺，而且農族華人不定期地舉行大規模的「打大幡」儀式。農族華人會說艾話和廣府話，有的人認為自己是客家人，有的人覺得自己是廣府人，也有人自稱是防城的客家人（芹澤2009; 2018）。芹澤知広調查的這個階段恰好體現了中越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一方面越南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鼓勵華人社團發揮國際交流作用；另一方面廣西地方各級政府關注客家群體，期望通過客家文化促進經濟繁榮。廣西多次舉辦客家聯

誼會、世界客屬懇親會，從大眾到學者都熱心參與客家歷史和文化的研究（陳·石 2014）。許多越南南部的農族華人（艾人）回廣西參加聯誼會、懇親會，也和家人一起去原籍祭祖，廣西主流媒體報紙和電視台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客家知識，並且積極主動報導越南客家系的工商業企業家的事蹟，這些互動交流的實踐直接影響到年輕一代艾人的客家身份的塑造。

## 5 結語——艾人客家身份的不確定性

根據1990年代對農族華人的研究發現，這是一個在身份認同方面比較靈活的族群，他們會講艾話和廣府話，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廣府人，或者自稱是防城的客家人。艾人的跨境流動是其重要的族群記憶：他們從中越邊境地區轉移到越南南部，其中有一部分又繼續移居到世界各地（包括歐洲、美國、澳大利亞）。1950年代之前艾人住在越南北部時還沒有強調客家身份的概念，他們與不同方言的華人共同建成「農族自治區」。從越南北部移居到南部以後，艾人以廟宇為依託建立學校，因常常舉辦祭祀神靈和祖先的集體儀式，形成非常強大的團體凝聚力。「打大幡」首先是集合大家的力量為社區驅邪淨化，其次是道公師父晉升職位的能力考試，同時也是參加者用來超度祖先與孤魂的佛教儀式。「打大幡」的儀式內容與福建、江西、廣西客家地區流行的閩山教、普庵教有高度相似性，帶有血祭的巫術色彩，但是卻與廣東客家的稱作「做香花」佛教超度儀式有明顯的差異。正是因為有這樣信仰儀式的差異，也導致崇正會為代表的廣東籍客家認為艾人與主流客家不同。

1954至1989年，艾人遷入越南南部以後主要是依靠自身的群體力量發展，並未融入越南的客家組織崇正會。越南經濟改革以後華人獲得了經濟文化發展的機會，艾人以「欽廉同鄉會」形式加入「越南崇正會」，為自己確立客家身份，但是他們在信仰活動中依然保留「打齋」與「打大幡」的儀式傳統。「打大幡」是艾人社區共同體出資邀請道公師父通過超度祖先來祈求平安的一種佛道兼容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這原來是艾人的信仰傳統，隨著艾人的遷移到了越南南部。「打大幡」儀式現在已經逐漸發展為越南華人社會樂於參加的儀式傳統，而且還吸引了當地越南人的參與。一方面，這個儀式的影響力促進了艾人與越南南部不同民系的華人之間的互動交流，也逐漸模糊了以1989年加入崇正會為依據的客家身份。另一方面，「打大幡」儀式在艾人社會得到了完整保存和國際傳播，成為華南漢人祭祀儀

式恢復的依據和參考，從而加強了艾人儀式專家（道公）與江西、福建、廣西客家地區的互動交流，加深了他們對基於先祖來源的客家身份的想像。

艾人群體或者個人與中國廣西之間的互動，無論是探親祭祖還是商務合作，都會因為主流媒體的宣傳而增強艾人的客家意識。一旦回到越南南部的環境，離開構造客家身份的外部推動力，面對主流的廣東籍客家群體，艾人依然會以護國觀音廟和「打大幡」儀式顯示自身的族群特色。總之，綜合各方面的因素看艾人的客家身份認同，依然有模糊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模糊性對艾人來說也意味著身份的多重性，意味著他們與外部世界的交流有更多的可能性。他們可以用客家身份與中國和海外客家社團交流，也可以用農族華人身份與海外的海寧同鄉會交流，他們的宗教儀式在越南南部也成為華人和越南人熱衷的文化傳統。正是因為能夠在身份認同方面保持一定的開放度，艾人的年輕一代在社會視野和發展前景方面會更加有優勢。

## 附 記

本文的初稿為會議論文，於 2018 年 12 月 16 日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主辦的「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感謝與談人羅烈師老師，蔡靜芬老師的修改意見。2020 年 9 月，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的呂鵬志教授解答了筆者對客家地區民間道教儀式的一些疑惑，在此表示感謝。

基金項目：與本論文有關的田野考察，在前期得到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嶺南女神的比較研究」（項目編號：GD12YSH01）的資助，在後期得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 2015 年度標誌性成果培植課題「東亞民俗的漢文化記憶研究」（項目編號：15BZCG04）的資助，特此致謝。

## 註

- 1) 在訪談交流中，越南南部的廣西籍客家在書面上喜歡用「涯話」這個詞指稱他們的母語，因為「涯」字在現代漢語有兩個發音，為了語音模擬的準確性，也兼顧研究對象的喜好，在本文表述這個概念時將「艾」和「涯」兩字合用。
- 2) The Nung Ethnic And Autonomous Territory of Hai Ninh Vietnam 書中提到農族的構成是“Tsin Lau, Ngai, San Diu and Hac Ca”，在這裡提到客家和涯（艾）到達越南北部的時間不同，語言也不完全相同，彼此之間有區分。
- 3) 北海、合浦在 1950 年代有一段時間屬於廣西，在 1965 年正式劃歸廣東省。對於 1954 年從越南北方移居到南方，在 1975 年後又繼續移居海外的艾人，他們根據過去的記憶認為自己的祖籍地屬於廣東。根據筆者對艾人歸僑的調查，儘管在 1978 年已經回中國，他們還會強調北海、合

浦曾經屬於廣東。

- 4) 在「瑜珈焰口施食」相關科儀文本中寫作「寒林所」，在越南南部農族華人打大幡儀式中看到的都寫「寒霖所」，「寒霖」表示在寒冷的雨中。
- 5) 釋迦文佛，是 *Gautama Buddha* 的一種中文譯名，現在中文佛經的常用譯名是「釋迦摩尼佛」，在越南南部和廣東越南歸僑的打齋儀式書寫的都是「釋迦文佛」，這個翻譯應該是參考了華南方言的發音。
- 6) 勞格文·呂鵬志主編『道教儀式叢書』每冊由不同作者完成，由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陸續出版，筆者在查閱這套叢書的第三冊，即葉明生所著的「閩西南永福閩山教傳度儀式研究」(2017)的前言時讀到這個觀點。
- 7) 這個信息來自胡志明市潮州籍華人採訪同奈省清平華文學校校長廖先生的視頻，由清平護國觀音廟的理事何深華先生向筆者提供。
- 8) 「下四府」指的是明清時期的地方行政單位：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瓊州府，即現在的高州、湛江、北海和防城港、海南島。
- 9) 「打大幡」在廣西博白縣被稱作「斬大幡」，因為在儀式過程中有斬殺豬頭的環節。

## 參照文獻

### 〈中文〉

不空 譯

n.d. 「瑜珈集要焰口施食儀一卷」『乾隆大藏經 西土聖賢撰集』。

陳碧·石維有

2014 「廣西客家研究二十年」『廣西社會科學』 5: 28-33。

范翔宇

2011a 「廣西客家」『北海日報世界客屬第 24 屆懇親大會特刊 話說客家』 12 月 1 日第 C01 版。

2011b 「北海客家的歷史文化」『北海日報 世界客屬第 24 屆懇親大會特刊 客家文化』 12 月 1 日第 C06 版。

何育興·徐國峰

2012 「越南會安古城、胡志明市崇正總會及泰國文創產業訪察觀摩考察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報告時間 民國 101 年 3 月 14 日。

黃建興

2013 「『法號』、『郎號』與民間道壇『傳度奏職』儀式探討」『世界宗教研究』 3: 95-104。

黃建興·林國平

2015 「媽祖信仰與臨水夫人信仰的比較研究」『閩台文化研究』 3: 28-37。

劉道超

2013 「桂東南客家大幡醮儀及其價值」『龍岩學院學報』 31(6): 1-5。

2015 「非遺視閩下的桂東南客家大幡醮儀」『廣西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4: 12-18。

劉笑盈·于向東

1993 「戰後越南華人四十年歷史之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1: 44-50。

蕭新煌·張維安等

2005 「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 6: 185-219。

楊秋悅

2010 「瑜珈焰口儀式文本研究」『法音』 3: 46-50。

葉明生

2012 「建幡傳度——閩山派的傳承、整合與宣示」『第二屆國際瑤族傳統文化研討會研究論集』 p. 15-32, 橫濱：神奈川大學瑤族文化研究所。

2017 「閩西南永福閩山教傳度儀式研究」勞格文·呂鵬志主編『道教儀式叢書』第三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葉濟正

2013 「越南客家人滄桑史」胡志明市崇正總會內部資料。

張仕宗

2012 『茶園護國觀音廟與胡文強華文中心特刊』 内部資料。

鍾晉蘭

2017 『寧化縣の普庵教與地方宗教儀式』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英文〉

Luong, N. Q.

1988 A Handbook on the Background of Ethnic Chinese from North Vietnam. BA Dissertat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gren, P. S.

1983 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 Kuan Yin, Ma Tsu, and the “Eternal Mother.” *Signs* 9(1): 4–25.

Tran, D. L.

2013 *The Nung Ethnic and Autonomous Territory of Hai Ninh Vietnam*. Translated by T. T. Ngo. Hai Ninh Veteran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lumni Association-Vietnam.

〈日文〉

河合洋尚

2018 「越境集団としてのンガイ人——ベトナム漢族をめぐる一考察」『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 17(2): 180–206。

河合洋尚・吳雲霞

2014a 「ベトナム客家の移住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ンガイ族に関する覚え書」『客家與多元文化』 9: 26–51。

2014b 「ベトナムの客家に関する覚え書——移動・社会組織・文化創造」『華僑華人研究』 11: 93–103。

芹澤知広

2009 「ベトナム・ホーチミン市のヌン族の華人」『フィールドプラス——世界を感応する雑誌』 2: 6。

2018 「ヌン族の華人の祀る神——中国・ベトナム・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実地調査から」『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 17(2): 227–257。